

「袋住先」還是拉倒，這是個問題

斯正 北京時事評論員

「袋住先」還是拉倒完事，對「泛民」來說，確實是個需要仔細掂量的問題。如果反對派議員意氣用事，即使甘冒大不韙，逆民意而動，否決政改方案，但歷史不會忘記，是誰令香港陷入一年又一年的無端空轉，激化社會矛盾，耗費資源，喪失發展機遇的。是次政改，雖然不是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的靈丹妙藥，但香港民主若向前邁出一大步，至少開啓了一扇窗，令解決問題多了一種可能。與其原地踏步，這不是更好的選擇嗎？當然，如果不是真心希望香港好，而是唯恐天下不亂，以謀取其政治利益的政客，那就另說了。

《哈姆雷特》中有句流傳甚廣的台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 套用這個句式，我們看目前香港政改紛爭，可以說，「袋住先」還是拉倒，對「泛民」來說，這是個問題。尤其對反對派議員來說，這是個必須回答的問題。

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考驗「泛民」的政治智慧。政改「五步曲」已經行了兩步，第三步正在進行中，政府很快就會把政改方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政改方案能否獲得立法會通過，關鍵就看泛民議員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在普選制度細節尚未出爐之前，「泛民」議員就綁架民意，一定會否決所有「8·31」決定框架下的方案。這也是社會對此次政改前景普遍感到悲觀的原因所在。但「泛民」陣營也並非同聲同氣，一些不同的聲音逐漸出現。比如，日前民主黨中委黃成智撰文

支持通過政改，認為應當「袋住先」。應當說，這是經過理性思考後得出的必然結論。但黃的觀點一出，立即被反對派圍剿，民主黨甚至與之割席，溫和理性者在反對派中的處境，於此可見一斑。

撤回「8·31」決定無現實可能性

反對派對「8·31」決定深惡痛絕，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的呼聲不絕於耳，而且至今仍未鬆口。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行使國家的立法權。憲法和基本法也賦予其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人大常委會依法對香港政改問題作出決定，必定是經過深思熟慮，考慮國家和香港方面因素之後的慎重決定，豈能輕言撤回？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改問題作出決定，是中央行使對港管治權的體現，國之大器，豈能如兒戲，朝夕改？所以，現今實無必要再浪費時間去討論撤不撤回「8·31」決定的問題，因為這根本沒有可能性。香港要實現普選，唯一途徑就是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下進行，捨此無他。在目前有限的時間裡，社會各界應該將精力放在普選制度的具體設計上，而捨棄無謂的爭論。

先有普選，才談得上優化與否。有「泛民」人士擔心，一旦接受「8·31」框架下的方案，中央再無動力去優化完善方案，「袋住先」就是「袋一世」，除非中央白紙黑字承諾未來繼續優化，否則寧願不要。這對中央來說，實在太強人所難。這無異於要求中央公告天下，香港即將進行的普選不是一個好的普選，具有先天不足。就像一個待字閨中的姑娘，尚未出嫁，公婆就要她承諾，日後生下來的小孩一定要去整容，試問那位姑娘能接受這樣的屈辱？（「袋住先」這個概念，實質也包含這層意思，所以筆者根據耳食之言，其並不受中央官員待見。）其實，任何制度都有從不完善到完善的過程。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香港日後如有必要繼續推進政改，完全可以視實際情況，循「五步曲程序」進行，這是有憲制性法律效力的規定，無需任何人事先承諾。而且，談到修改完善，那都是在實現普選之後，現在在普選還是空中樓閣，空談完善與否又有何意義？

普選「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行文至此，筆者想起古書裡記載的「兄弟爭雁」的故事：昔人有睹雁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雁烹宜，翔雁燔宜。」竟鬥而訟於社伯。社伯謂割雁，烹、燔半焉。已而索雁，則凌空遠矣。（大意是：兄弟倆看到天上飛來一隻雁，哥哥準備彎弓射下，煮着吃。弟弟爭着說，飛得慢的煮着吃好，飛得快的烤着吃好。吵個沒完，找長者評理。長者建議一半煮，一半烤。兄弟倆紛紛解決了，回頭再去找大雁，大雁早就飛得無影無蹤了。）

如今，政改之「雁」已經款款飛來，大部分港人認同要用「8·31」的「羅網」去捉它，而反對派議員卻表示一定要用所謂「國際標準」的「網」來捉，還有人說，這隻「雁」太難看，抓到之後，就要用「國際標準」來給它「整容」。大家紛爭不已，鬧得不可開交。但細看這些爭論，卻都是些口號之爭，姿態之爭，沒有採取任何理性務實的行動，去先把普選之「雁」捉來再說。只怕日後回過神來，普選之「雁」已經「凌空遠矣」，那時只有望「雁」興歎，徒喚奈何的份了。「兩會」期間，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說，香港普選「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意在斯乎？

香港回到「沙土時期」？

新界社團聯合會(新社聯)副會長 陳平

復活節假期到來，香港的商家迎來了期待已久的假期銷售旺季，一年就幾個遊客購物高峰時段，每家商戶都精心備戰。可2015年的復活節假期香港商戶等來的是失望，失望到什麼程度？在港人出境遊火熱的同時，內地遊客訪港人數減少，很多旅行社把香港遊下架，彷彿回到「沙土時期」。新聞報道復活節假期個人遊行情時用到了「沙土時期」等字眼，讓每個關心香港發展和前途的人心格外沉重。

「沙土時期」是香港的噩夢，沙土傳播讓香港猶如死城，市民不敢出街，國際社會把香港列入旅遊黑名單，無人敢訪港，香港旅遊業癱瘓，零售業凍結，千萬香港市民的生計受到威脅，這段歷史讓港人不願回憶。但現在是什麼一回事？香港沒有沙土，沒有天災，為什麼假期沒人來香港這個旅遊天堂？如果說沙土是天災，那這次就是人禍了。記者對內地遊客和旅行社進行採訪，發現內地旅遊需求旺盛，只是香港被拋棄了。「聽說香港人罵內地遊客，踢內地客旅行箱，我們是去消費的，為什麼不去些友好一點的地方？」內地遊客做出了新的選擇，內地旅行社也順應市場需求，把香港遊下架了。在2015年的復活節假期，香港不再是旅遊天堂。面對冷清的旅遊市場，旅遊業代表站出來發聲了，零售業代表也站出來發聲了，他們在聲討前段時間粗暴對待內地遊客，鼓吹「兩地矛盾」的人，那些為了個人和小團體的政治利益破壞香港正面形象、損害香港市民生計利益的害群之馬！

天作孽，猶可恕；人作孽，不可活！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也許把香港搞亂了，你們可以逃離香港，但這裡是廣大香港市民的家，七百萬香港市民的生計在這裡，廣大香港市民不會讓你們繼續胡作非為破壞香港！不要以為只有你們會利用「民主自由」的大旗吼叫，香港市民大眾也會以「民主自由」將你們趕走！你們想把香港拖回到「沙土時期」的困境，香港各界市民會肯定地對你們說「不」！

膠袋徵費計劃要加強宣傳

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觀塘區議員 顏汶羽

4月1日起，膠袋徵費計劃進一步擴大。換句話說，更多零售點和貨品在使用膠袋時都需要徵收5毫的費用。但從不同的調查及市民的反應來看，大部分市民不知道或不清楚相關條文及計劃的具體操作，不清楚哪些貨品需要繳交膠袋費。甚至有份負責審議條文的立法會議員，亦有被具體操作考起的時候，政府便應敲起警鐘，加強宣傳計劃內容。

政府今次在網站上、電視上都做了一定的宣傳，但具體操作仍是難以透過短片教育市民。數天前，筆者在銅鑼灣某大商場內的超級市場門外，看見政府設置宣傳攤位，有3位年輕人，掛着環保大使的名牌坐在宣傳攤位內。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在適合的位置，走進人群，教育市民。可惜，缺乏監管形成浪費，筆者在攤位前行經了數次，3位大使都沒有與筆者接觸，連遞上單張亦沒有，只顧在聊天玩手機。一來令政府形象受損，二來令資源白白浪費。

現時大部分市民都只是聽從零售商的指示需要或不需要付錢買膠袋，實際上大家都不知道正確與否。筆者建議政府進一步加強在各大屋邨、街市進行大型的宣傳行動。民政事務處作為政府與市民溝通的重要部門，更應走到最前線，深入人群，向市民解釋膠袋徵費計劃的具體操作。

膠袋徵費計劃的主要目的是透過經濟誘因，令市民減少使用膠袋，達致更環保的情況。一個政策的成敗往往取決於具體的操作，即使部門在設計政策時考慮周詳，若零售商、消費者都難以明白計劃內容的話，政策的目標就根本達不到。

民主黨只有支持政改才有出路

高天問

民主黨以為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社民連、學民思潮是他們的同路人，但人家可不這樣想。人家認為民主黨是好細，是叛徒，是任人宰割的「大羊牯」。民主黨為了這樣的同路人作出犧牲，是不是太傻了？民主黨如果不能扭轉這種困局，還要和激進反對派綁架否決政改方案，而不選擇和黨內的溫和派支持政改，順應民意落實普選，那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只有死路一條。民主黨只有支持政改方案，才能得到更大的票源，開拓新天地，避免「落地獄」的命運。

政改方案就要公佈了，反對派面對希望落實普選的強大民意陷入進退失據的局面。他們現在採取龜縮戰術，第一「捉內鬼」，把矛頭對準民主黨；第二圍剿提出「袋住先」的黃成智和狄志遠，說他們是叛徒。總之，民主黨永遠是替死鬼。反對派內部絕對沒有民主可言，任何不同意見者都會被視為敵人。

民主黨始終是激進派狙擊的對象



香港主流社會希望落實普選，民主黨應順應民意，支持政改方案，才能開拓新天地。

學民思潮的黎汶洛日前突然爆料，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已經拿戴耀廷主張的方案同中央講數，只要中央讓步，就可以令部分「泛民」議員轉軫「袋住先」。張文光立即作出否認。黎汶洛仍然死纏爛打，表面上表示道歉，卻又有關消息流傳半個多月，「空穴來風，事必有因」。言下之意，民主黨仍有「袋住先」的嫌疑，民主黨永遠是「泛民」的大叛徒。這種抹黑說明一個根本問題，無論民主黨怎樣和激進派綁在一起，但民主黨因為有「原罪」，曾經拒絕「五區公投」，達成政改協議，所以民主黨始終都是激進派狙擊的對象。

民主黨的少壯派對黎汶洛的表現非常不滿，副主席羅健熙在facebook上留言：「網絡世界的倫理：鬧爆人，要廣傳再廣傳；發現鬧錯人，在某個post講一次收回言論，然後剛啖之前某個post就算數。」另一「乳鴿」黎敬璋更寫到，有人為引起疑慮致歉，但又說「空穴來風必有因」，民主黨少壯派已經明白，即使他們走

激進路線，並不能洗脫「原罪」。他日選舉對手一定會舊事重提，遭到圍剿。所以，民主黨少壯派不得不反擊造謠，為自己參選爭取選票。民主黨以為委曲求全，接受綁架否決政改方案，就可以得到寬恕。原來沒有這回事，激進反對派就是要推民主黨「落地獄」。所以，民主黨應該考慮清楚，只有與激進反對派分道揚鑣，才可以開拓一片新天地。

順應民意支持政改免「落地獄」

2016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青黃不接，大批有知名度的立法會議員退下火線，新人上場接班。眾所周知，民主選舉，最重要的是順應民意。現在激進反對派叫囂「民意不重要，否決政改方案最重要」，公開表示不願選民希望落實普選的訴求，他們一定會失去民心，失去票源。民主黨參加綁架否決政改，等同向選民宣戰。民主黨用這種姿態參選，一定全軍覆沒，失去所有的立法會議席，死得更快。民主黨想要走出一條新路，應該大膽接受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今後的出路將會更加寬廣。因為中央已經答應，落實行政長官普選之後，2020年就會落實立法會的普選。屆時，民主黨是唯一有資格高舉「爭取立法會普選」大旗的「泛民」政黨，最有資格說為實現普選作出貢獻。相反，激進反對派被市民看清是「假普選派」、「偽民主派」，一定會遭到選民懲罰。一念之差，就是兩個天地。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將會得到更大的票源，開拓新天地，避免「落地獄」的命運。

民主黨已經到了生死抉擇的關頭，如果善於利用下星期四的中央委員會詳細討論，分析兩種抉擇的利弊，頭腦清晰地看到，作為政黨絕對不能和民意背道而馳，背叛民意、背叛選民，只有反映民意、體現民意，才是政黨參加選舉的生命線。

津巴布韋大使關心香港穩定

馬超

和津巴布韋駐華大使保羅·奇卡瓦(Paul Chikawa)是好朋友，這一友誼是我在香港大學任職徐立之校長特別助理時建立的。那時，保羅是津巴布韋駐港總領事，後來調往北京升任駐華大使。最近恰逢保羅大使來香港公幹，想請他談談已經熱到非洲的中國的「一帶一路」。不過，保羅大使卻要跟我聊聊香港，對香港，他有一份情感，除了是他政治生涯逐步走向成熟的開端，他還喜歡香港生活在繁華中的秩序，而香港最近連串的政治風波就令他格外關心香港的穩定。

「一帶一路」加強中非經貿關係

談及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政策遠及非洲，保羅大使謙虛地說，我不是完全懂，還正在研究學習。但他表示，「一帶一路」的提出，是中國領導層致力於提升經濟發展，促進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地區之間關係的政策。「一帶一路」的提出，是對古代絲綢之路的新時代延伸。新的絲綢之路遠及非洲，非洲是終點站之一。

中國政府戰略性提出「一帶一路」的發展思路，有着歷史的積澱，深厚的積累，是中津關係、中非關係的堅實後盾。中津關係源遠流長，津巴布韋政治上得以獨立，離不開中國的友好堅定支持。因此，「一帶一路」的提出，非洲在其中扮演角色，提出了中非關係發展的新前景。

前不久，在北京兩會的政協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呂新華表示，「一帶一路」從互聯互通做起，宣導成立絲綢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南南合作」區域合作的新模式。中非關係源遠流長，

今年恰逢中津建交35周年。作為津巴布韋大使，保羅先生希望看到更多的雙邊貿易投資往來及社會交流。希望能對中津關係有所貢獻。

沒有想到的是，保羅大使對香港那麼關心和熱愛。至今，保羅大使還對香港地鐵記憶猶新，因為方便快捷，不受地面任何情況的影響。任香港總領事時，保羅的辦公室在中環，家住九龍。因為喜歡走路，沒有公務活動的時候，他幾乎不用專車。中環坐過海輪渡到尖沙咀，從尖沙咀一路走回家。他喜歡漫無目的到處逛逛，觀察市民井民情。雖然中文已經能夠溝通了，他還是很努力學中文，他解釋說，因為中國是津巴布韋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想和街上普通的老百姓交流時，至少能說句「你好」。

問他對近來從「佔中」到香港反內地遊客暴力行為的看法。保羅大使說，這是一個極為重要但很敏感的話題。津巴布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香港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當時總設計師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創造了和平的香港回歸。

保羅先生個人特別喜歡研究歷史，他說自己沒辦法判斷這些行為的對與錯，但想提出一個疑問。香港長期被英國殖民統治，國外勢力有極大影響。當時是沒有人權或民主可言的。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這種狀況發生變化，而且呈積極態勢，「一國兩制」為香港人提供了自治自主的權利，香港人開始自己管理治理自己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比回歸前更自由更民主

保羅大使提醒，全世界都應該意識到香港是中國

一部分，香港的基本法，香港人是否在合法守法的情況下採取正當措施發出聲音是需要時間的。北京和香港都需要意識到香港回歸已然事實，北京亦承諾50年不變。香港享有極大的自治權並正邁向享受行政長官的普選權。第一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被選出，到現在的梁振英行政長官以及未來逐步走向全港一人一票選特首，都是在基本法範圍內邁向普選的步驟。保羅大使認為，比較起1997年香港回歸前，如果這不能表現香港比殖民時代更自由更民主，那又能表現什麼？

保羅大使說，「中國需要自己解決內政，香港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請不要受任何其它國家境外勢力的影響，也不要受情緒化及個別激進人士的影響。」他表示，在香港4年，看到港人能充分享受自主權，很舒服，很開心。

非洲方面基本都認同，「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與內地關係非常有效和積極的政策。作為來自其它國家並曾經在兩地有過生活工作經驗的外國友人，保羅和他的國家嚴肅認真地支持「一國兩制」，支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包括澳門、香港及世界上最終將會回歸中國的地域實現領土完整。保羅稱，希望人們能夠看看香港經濟上的繁榮發展。是的，如果香港沒有內地的經濟支持和旅遊購物經貿合作支援，今天的香港還會是香港嗎？

香港需要意識到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將優勢結合，讓一切變得更加有效率。保羅大使保證，會堅定地支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基本原則，香港和中國內地應該在個別事件上達成共識，繼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